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 第四回 癡漢子見金舍色 莽和尚得愛謀身

詞云：默得成相愛處，早已安排計。哄引去得人桃源裡，久旱逢甘雨。
今日恩情沾肺腑，久後無窮苦。因此上細訴衷腸，來朝走馬離鄉土。

——右調《探春令》

話說春桃在黑影中聞利大郎說話，恐怕他說出甚不雅相的話來，連忙叫回。故意埋怨道：「你這人真是混帳，怎麼與他說心事。你有心事告訴他，難道他又替你不成？」利大郎看了一眼，笑說道：「只因心中有觸，故此說說，不期你又多心，下次不說便了。」春桃也笑道：「說是不怪你說，只是笑你忒老實。若不是我將，只怕你連今夜未來之事，也要告訴他了。」利大郎笑道：「你也忒多心。難道被窩中事情，我也告訴他不成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到了天明。

利大郎料理門前生意，春桃卻在房中暗暗尋思道：「這和尚好多情，好大膽，怎麼在作謝中甚麼消邪火，甚麼受用。幸喜得他解不出來，你雖多情，但彼此遠隔，叫我也難憐你，只好空作此想罷了。便暗想了一回，遂打扮得風風流流，或在門前窺看，或拿些針線，對著關中而做。有時抱著天寄嘻笑，要關中和尚看他。均被無相俱細細看明，恨不能一時走出關來，與他相偎相抱，將滿懷心事訴說一番，知我立關在此，皆是為他。不期這般難說難言的。這種光景，春桃早已會心，漸漸的目挑心肯。每夜到了五更，叫利大郎送漿入關。無相只謝說居士辛苦，如此已非一日。無相見事已有八分，遂暗算道：「機緣已來，不趁此時說明，更待何時？」正是：計就月中擒玉兔，日裡捉金烏。

淫賤自來多出婢，奸巧是佛家奴。

這夜五更，春桃叫利大郎送漿進關，自己閃在背後。無相接了，便乘機低低說道：「我見居士夫妻，早起夜眠，甚是辛苦，所得之利亦是有限，何不另尋生意，庶可半年辛苦半載安閒？況且人生光陰有限，好景無多，青春不再。若只如此勞碌，豈不令人辜負好景。小僧見了，甚不過意。」利大郎聽了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微末生意，我豈願做。實因祖父無遺，故權此度日，聊以餬口。」春桃聽見他說話有因，遂走近一步亦低低說道：「師父雖具此憐人之念，只不知可有濟人之心？」無相道：

「小僧正為你夫妻。你生我之憐，若不興濟人之心，便道也枉然了。」

因對利大郎說道：「我有一主大財，是募化而得。如今你但去取來營運，夫妻倆快活過日。只不可忘我今日之情。」利大郎聽了歡喜道：「若得師父果有此好念，我二人生死難忘，定然報德。」無相道：「你近前來，我對你細說。」利大郎連忙近前，無相道：「你今此去，到東北上，有二里路，在水塘邊楊柳樹下，有一塊青石，你可在青石之下掘二尺餘深，我埋藏有紋銀一百兩在內。你今趁此昏黑，無人往來，速去取用。」

利大郎聽了，一時半信半疑，卻又驚喜喜喜，忙問道：「師父可是真麼？」無相道：「我哄你做甚麼？」春桃在旁說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你可依他去走走，也不差甚麼。」利大郎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回家去，我去了就來。」說罷如飛而去。

無相在關中見他去遠，一時慾火難禁，低低說道：「煩小娘子將碗取去。」春桃用手來接，卻被無相一手扯住了春桃的手，說道：「我自從那夜得見小娘子，使小僧目蕩心迷，神魂無主，以致寢食俱廢。實前世有緣，相逢非故，因欲思親近，實又無計可思。故萬不得已，想出這計，立關於此。雖得親近，不期心中之苦，更覺有勝於前，不知小娘子能知我苦情，而肯見憐相念否？」春桃笑道：「人非草木，我豈無情，但作合實難，防閒甚密。雖有此心，只好空作此想，須速放手。」不期無相色膽如天，早在關洞中探出頭來，扯住春桃勾頸接唇。只用手撫摩雙乳，春桃到此，只得順從其便。只是一個在關內，一個在關外，上下相懸，只做些上半截的工夫。親熱了半晌，無相正要說話，不期遠遠有人聲走來，春桃忙叫放手。無相沒奈何只得放了，春桃進門，忙將大門關好，吹燈默坐，恐有人來買漿。果不一時

有人敲門，春桃在內，只得說今夜不曾做這些來，方才散去。

春桃暗想道：「我就疑他此來必是為我，只是我如今怎樣打發得他完了心願，方不負他一段美意。」一時想不著主意，忽聽見敲門聲急，連忙問明，開門放入，問道：「此事可真麼？」利大郎忙叫關門，春桃將門關好，點起燈來，到了房中。只見利大郎在牀上堆了白見見的許多銀子。春桃見了不勝歡喜道：「難得這長老果有些好心，真是你我有緣，不可不報。」二人歡歡喜喜，將銀子藏在箱中。利大郎道：「我今有了這主銀子，不愁不富起來了。」春桃道：「這主財物非係天賜，又非營運而有，實是這長老一片好心，扶持你我。當思報答方是，受之無愧。」利大郎道：「你這話甚是有理。只不知如何報法。」春桃道：「我看這長老的光景決不是個道高德重有戒律之人。他在關中熬清守淡，明日收拾些酒肴暗送他，他必感情於我。

或者後來還有好處。」利大郎聽了吃驚道：「他一個坐關，有戒行和尚，怎麼吃起酒肉來？就吃酒肉，只好在背地裡吃些，怎好在我面前吃？你只怎麼知他是個酒肉和尚？」春桃笑道：「你真是老實人，你幾曾見貓兒不吃腥，和尚不吃葷？他今要吃，恨無知心著意之人。他如今既肯與你這主大財，則待你我二人如至親骨肉、知心著意之人，焉肯作假？你只依我，包管他樂然領受。」利大郎聽了道：「你這話大約不差。」說罷，重新出來做完了豆腐。

這日到了下午，利大郎果去置了幾樣葷菜來。春桃便去收拾。他是大人家出身，烹調一分精潔。

等到夜間人靜之後，利大郎拿了葷菜，走到關前，低低說道：「多蒙長老慨賜善心，我夫妻不勝感激，今特備了幾味可口佳餚，望長老笑納。」說罷，向關口送進。無相用手來接，卻一陣異香撲入鼻中，不覺滿口流涎，知是葷物，連忙縮手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是齋戒的，豈可破戒。」利大郎笑道：「我家娘子認定長老用葷，故叫我送來。若是不吃，他就認錯了長老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春桃拿了一壺熱酒連忙走來。低低笑說道：「真人面前，何須說戒。若說有戒，色宜當戒。不戒無戒，所謀必快。這幾樣粗味實是我親手烹調，要你受用。」無相見他句句美情，言言有意，便不勝大快道：「知我心者，汝二人也。」遂接進關中，又在春桃手中接酒。二人不便久立，遂自回家。

這無相不知此味，已是幾年，今又聽見他親手烹制，覺得分外好吃。遂將一壺美酒，幾碗魚肉，吃得精光。

過了一會，利大郎來取碗碟，無相稱謝。春桃見止剩得幾只空碗回來，笑道：「原來他食量寬大，不知他怎麼有力氣哩。」利大郎道：「你管他有力氣怎麼？」春桃含笑不言。自此日日買了雞鵝魚肉各種葷物，到夜間送與無相受用。無相暗暗歡喜，又想了一番。

一日夜間，利大郎又送酒菜來，無相便說道：「你拿回家去，快來有話與你商量。」利大郎只得拿回。春桃見了吃驚問道：「你為何拿了回來？」利大郎道：「他叫我拿回，快去說話。」便走到關前，無相道：「我承你夫妻待如骨肉，我一個所在還有銀子，你今放我出來，我對你細說。」利大郎聽了驚喜道：「你這關周圍用釘釘滿，怎得出來？」無相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你只消在我身後，看左邊有一隻大釘拔去，我就能開出。」

利大郎走來摸著，果見有一隻比別的釘大些，忙用手拔去。

只聽見裡面去了暗栓，輕輕拽開，兩人當面。利大郎不勝歡喜，無相遂將板遮好。

此時春桃久已聽明，連忙回家走入房中，整理頭面鬢髮，又將衣裙束整。然後又到門前來，只見利大郎同了無相方走上街頭，春桃忙將身側立，讓他二人在前，忙將門關好，跳身而入。到了燈下，無相與大郎作揖完，然後與春桃作揖道：「多蒙女菩薩錯愛，小僧時刻難忘。」春桃笑嘻嘻回禮道：「我二人蒙長老賜贈，將來定有報恩日。」利大郎要請無相到堂中去坐，春桃忙止道：

「此處近街，不便深坐。長老是我你恩人，何須嫌避。不如房內穩便，方可飲酒。」利大郎道：「還是你有見識。」春桃便攜了燈，照他二人入房坐下。自己出來搬進酒菜。利大郎與無相對面而坐，便篩酒說道：「望長老開懷，莫嫌簡慢。」無相道：「如今一家人了，不必拘禮。」說罷，二人舉杯而飲。飲了半晌，無相停杯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不必吃酒，可趕早取來。」因說道：「我承你二人多情，這場富貴，一發想承了你，使你夫妻一生受用不了。此去向南五里，有一帶桑地，你此去左首，數到第三十株，有兩株相連，一塊黃石之下，我埋得有紋銀二百兩在內。你可速去取來，我在此等你回話，方好進關。」利大郎聽見又有二百兩在桑樹下，不勝快活道：「你真是我的恩人了。」便取了一把鋤頭，一條搭膊，對春桃說道：「你去取熟與長老吃，我去了就來。」說罷開門而去。

春桃見他去遠，輕輕將門關好。無相已在他身後一抱，摟住道：「冤家害殺我也，須早救命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不可造次。

且同入房。」兩人進了房中，無相連忙雙膝跪下哀求道：「我費了無限心機，今得到此。萬望早早周全，功德無量。」春桃忙用手來攙扶，早被無相乘勢將他下身抱起，走近牀邊，疾忙扯脫小衣。春桃到此，並不推阻，只笑嘻嘻分開兩股。無相一時狂蕩起來，你看他二人，只見：

這個是久煉頭陀，那個是渴想豔婦。久煉頭陀進退按摩皆得法，渴想豔婦送迎開合悉投桃。那一個恨不得連身鑽入花叢，這一個卻待要盡力夾住強漢。那個愛他堅大不泄，這個喜他緊乾香暖。左右操擦，一陣陣肉酸骨軟，上下頂刺，虛飄飄魂走魂迷。一霎時滔滔不斷，半移時滾滾長流。從今了卻相思，以後恩深似海。

二人樂事已完，各整衣而起。

無相摟著春桃道：「我二人可謂天從人願，感小娘子之恩不淺。」春桃笑道：「還是人願天從，從今莫作負心漢子。」無相連連發誓。春桃不勝歡喜道：「我去熟酒來同你吃。」遂取了來，兩人並肩而坐，飲了半晌。無相摟著春桃道：「今夜歡樂，不知明日可能如此？」春桃笑道：「這個不難，管教你夜夜快樂。」無相聽了大喜道：「你有甚妙法？若能夜夜快樂，你我得展風情，我願遂矣。」說罷，乘著酒吃，你貪我愛，正欲再作，忽聽得門下有聲，春桃忙點燈開門。利大郎滿面笑容，同入房中，解下腰間，對無相稱謝道：「果如尊命，物已取來，叫我怎報你的大恩。」便又叫：「春桃去熟酒，我同長老吃。」無相道：「天將漸明，不便吃了，明夜再來領情罷。」遂起身而走。春桃在後相送，無相進了禪關，叫利大郎依舊將釘插好，在內欣欣得計不題。正是：

雖然用計千般巧，卻是前生命裡招。

若在佛門循理過，這番冤孽自然消。

利大郎同春桃到了房中，

將銀子佑看依舊藏好。

春桃笑道：「他付你這場富貴，非同容易。也不知他磕了幾千萬個頭，方積得這些銀子，卻與我二人受用。此恩此德，實是難忘。只是他有一件不好。」利大郎忙問道：「他有甚不好？再要好似他的，也沒有了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他方才因你去遠，見我獨自一人，竟來強姦我。你道該也不該？」利大郎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你可曾從他麼？」春桃笑道：「我一個女人，如何強得他過。況且得了他這些銀子，一時心軟，只得被他奸了。」利大郎聽了大怒道：「罷了。」連忙就走。春桃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利大郎含怒道：「我去打他罵他！」春桃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呆子了。」利大郎道：「我怎麼是呆子？

終不然你被他奸去，能就罷了？」春桃道：「從來撒手不為奸。如今賊已出門，你去與他爭鬧，一時人知，豈不笑你。還有要緊事對你說，你若捨得這些銀子還他，我就放你去；若捨不得，我勸你不要去的好。」利大郎聽見要還他銀子，便止住腳不走，道：「依你該怎麼樣？」春桃道：「他方才叫我對你說，他有了這些銀子，像我這樣人也可討得十來個受用。今將些須銀子送你，要我夜夜替他住，去尋著與他。他又說如今化起這些佈施，約還有五千，准以明日一總送你，他便空手就回去了。你得了這些銀子，難道捨不得我與他相處幾個月？舍了財主不做，要做窮人，豈不是個呆子？況且打發了他去後，我原是你的妻子。你不要做個人財兩空，悔就遲了。」利大郎聽了，低頭想了一番道：「你這話實是不差，只是你打發他早些去罷。我今辛苦，且同你去睡個快活覺兒。」兩人遂自上牀。正是：從來白物惑人心，也是前生各有因。

自此得成相識處，朝朝寒食滿房春。

春桃一番巧言，說得利大郎心肯意肯。到了人靜之後，即放出無相來家，同著飲酒吃肉。待到夜深，利大郎只得在關中歇宿看守，讓他二人在房快樂。他二人以所愛易其所愛，未有不怡怡然，暢暢然，而夜無休息者矣。無相十分得意，在關中日日暗算，定了主意。

一日夜間出了關門，因對利大郎說道：「我還有一主大財，必得我去，方可取得，你在此看守。」說罷，即便走去。

尋了法通，法通道：「師兄為何到此？」無相道：「我要套衣服。」遂開了房門，打發法通出去，便向牀下取了銀子，藏在腰間，別了法通。尚未及二更，同利大郎到家。將銀子付與春桃。利大郎見這遭的比前更多，真喜得手舞足蹈，心花俱開。又見無相與春桃漸漸調笑言情，恐礙他事，遂願口腦，自到關內去了。無相見他知趣，即摟抱春桃上牀。在情濃之際，因說道：「我有一樁心事，要對你說，不知你可肯依我？」春桃道：「我與你恩情到此，那件事不依你順你，還有何嫌疑，卻放在心中不說？可說來我聽。」無相摟住說道：「我為你這冤家，實是不能捨你。我看你待我的情分，你又捨不得我。我如今算計，不如同你逃往他方。我方才取回的銀子，是七百有餘，連前日與你的三百，共合有千金之外。與你同做人家，不愁不致富足。豈不是好。」春桃聽了，十分歡喜道：「真是我你恩愛，時刻難離。你如今在對門，我的心腸還是牽掛。你既有此好情愛我，是件絕好的事，何不早早說出，也好打點。只是你頭髮未長，卻怎麼處？」無相道：「我如今想同你就去。在此募化一番，不曾收得分毫，且耽擱兩月。隨多隨寡收些，做路上的盤費也是好的，那時頭髮已長得齊眉了。你如今切不可在他面前露出一毫消息。」春桃應允，二人十分歡喜。

送了無相出門，利大郎來家。兩人進房就睡。春桃睡便睡了，卻有了跟無相逃走之事在心，一時驚驚喜喜，再睡不著。

睡了半晌，方才睡熟。

卻說當日城隍，因念春桃不絕人嗣，一點救人之心，將他轉禍成祥，以彰陰司果報，因吩咐了鬼卒到任家去行事。鬼卒領命到任家祠堂中來，對任家的祖宗說道：「我等奉城隍老爺之命，念你家春桃向與家主有私，得孕嫁出，已生一子。春桃能為任氏存兒，不絕人嗣，感動城隍。他今為宿緣本斷，故著汝等速去暗中保護，臨期喚醒，須如此這般，不可有誤。」任家祖先領命，遂到利家。正值無相設計拐逃，便不敢怠慢。待春桃睡熟，悉遵城隍來命，便現出許多境界來。

無相拐了春桃，一時扮做夫婦，出門行走。歷盡辛苦，方到了一個所在住下。無相便置田買產，竟成富翁。不期想起前事，便憎嫌起來。竟討了一個女子，同著快活，撇下春桃不理。

春桃十分氣苦，與他吵鬧了幾次，一發成了冤家。

一日春桃見他二人在房中作樂，一時氣忿不過，便趕來廝吵。無相一時大怒罵道：「你不想你當初貧賤，跟人逃走的淫貨。我今有了身家，豈肯與淫賤之人作對。常言道：與一人有私，二人亦可，焉知你日後又不去偷人？我不來與你計較，怎有嘴臉來管我！豈不可羞？」春桃見罵他淫賤，不勝大哭大罵道：「你這負心賊，你當初做和尚時，花言蜜語將我百般哄誘，只得拋夫棄子，指望同諧到老，誰知今日改變心腸。你罵我淫賤，你做和尚的貴在那裡？方知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。今日還我一個明白，原回家去。只怕你做和尚的拐騙良家婦女，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。看你這富翁可做得長久！」一時間禿驢長，禿驢短，罵個不了。無相見春桃在新討的女子面前禿萬禿，揭出他的短來，心中十分大怒。見牀頭懸著一口寶刀，忙取在手中，指著春桃大罵道：「我今不殺你這淫婦，也難消我惡氣！」遂趕上前，不由分說，將春桃揪翻在地，望心窩一刀刺入。

春桃大哭大叫道：「負心賊我死也！」只這一聲啼哭，早驚醒了利大郎。

利大郎見春桃夢中啼哭，知是做了惡夢。便連忙攙住道：「你為何如此？快些甦醒。」便又亂推亂搖，春桃方才醒轉，喉中尚是哭聲。見利大郎在身邊推叫，方知是一場噩夢，卻一身冷汗如雨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利大郎再三問他，春桃一時不便說出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此時驚魂未定，且慢慢與你商量。如今天色已明，你去燒些湯水我吃。」利大郎去了，春桃在牀上想起夢中光景，一時又恨又怕，又想到：我先前看見幾個老人，一定他是神人，特來點醒我，我若不改過，跟了他去，就是這等結局了。只是如今怎樣回他，方為萬全？遂想來想去，忽想到：「我如今只須如此這般方好。」不一時，利大郎燒了湯水送來。春桃吃了幾口，方才下牀。正是：

生前冤業必相償，今日相逢作野鴛。

莫道世間無此事，黃梁原是不荒唐。

春桃想定了主意，一時歡喜。照舊與無相十分情濃，絕不露絲毫聲色。

又過了多日，到了一日夜間，無相對春桃說道：「此處募化的，不知在於何日。我如今等他不得了，同你去早做夫妻，方才願足。」春桃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打點在幾時？」無相道：「我同你明夜准走罷。你將這些銀子聚在一處，明夜我來收拾。」春桃滿口應承，無相十分歡喜。春桃打發他去後，坐在牀上等利大郎來家商量。